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宝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打罐封官	田心甫述录 (1)
银哥烤酒	杜永章述录 (14)
丁贵讲书	谭文友述录 (30)
蠢子拜年	杜永章述录 (45)
三弟接哥	杜永章述录 (56)
打仓救主	杜永章、张德胜述录 (73)
卖身救父	杜永章述录 (117)
边关投军	田心甫述录 (157)
狗腿催粮	杜永章述录 (194)
偷梁换柱	田银登述录 (210)
拷打小桃	田银登述录 (233)
陈光齐试妻	杜永章述录 (248)
姚癞子讨亲	张德胜述录 (264)
石股子抱儿	张德胜述录 (275)
王木匠打嫁妆	杜永章述录 (286)
土台赠银	谭文友述录 (303)
二龙山	谭文友述录 (315)

打 罐 封 官

田心甫 述录

剧情：西汉末年，王莽鸩杀平帝，篡夺皇位，四处捕杀刘氏皇族。南阳刘秀，逃奔在外。行至南山，饥饿难耐。适逢殷梨花为其兄殷思道送麦仁粥至，刘秀向梨花乞食，并诡称偿其值。梨花心甚悯之，乃予食。食毕，梨花索偿。秀无奈，以实告。殷梨花助秀藏身，并讨得东宫封赠。

殷思道在南山瓦窑风闻其事，急返，归询梨花。初，梨花否之。兄妹二人争辩不休，致将酒坛、米罐打碎。后思道搜出刘秀，梨花始以实情相告。思道亦因其妹而获封。刘秀得其兄妹之助，隐匿于藏龙洞内。

人物：刘秀（小生）、殷思道（丑角）、殷梨花（小旦）。

第 一 场

〔刘秀上。〕

刘 秀：（引）身在皇宫，快乐无穷。（诗）

龙奔千江水，虎跃万重山。

君子不得志，开口乞人难。

本人刘秀太子。可恨王莽奸贼，夺我父王江山，四州挂榜，捉拿于我。眼观今日天色晴和，不免天涯逃生。话是这等。（唱）

眼泪汪汪离皇城，天涯海角去逃生。

可恨王莽心太狠，夺父江山为甚情。
夫人倒做女婿儿，昭阳改为掌印人。
有朝一日登龙位，不杀王莽不为人。
急急忙忙往前进，天涯海角去逃生。

〔刘秀下。〕

第 二 场

〔殷思道上。〕

殷思道：（引）太阳出来晒泥巴，泥巴晒得稀巴巴。（诗）

对门一树桐，桐上挂钢铃，

风吹钢铃动，钢铃撞桐铃。

我乃殷思道便是。妹子殷梨花，爹娘生我，家道贫穷。生活无计，只得南山烧瓦营生。今日南山烧瓦，命妹早送午膳。妹子！我在南山烧瓦，你要早送午膳。

〔内白：自不待言。〕

殷思道：话是这等，南山趲走！（唱一流）

兄妹生来家道贫，天天扛土无地耕。

兄妹二人无生计，

只得烧瓦……（扫板）

〔殷思道下。〕

第 三 场

〔殷梨花上。〕

殷梨花：（唱一流）

清早哥儿对我讲，命我早早送午膳。

移动金莲厨房趲，收拾茶膳往南山。（诗）

绣花绣鸳鸯，金钗绕凤凰。

乌云头上戴，插花耳旁香。

奴乃殷梨花。哥哥殷思道，他在南山烧瓦，命我早送午膳。话是这等，待我收拾则个。

〔殷梨花收拾茶膳介。〕

殷梨花：收拾齐备。往南山走走。（唱一流转二流）

迈步出门四下观，粉壁墙上画牡丹。

人画牡丹单花现，奴画牡丹花成双。

移动金莲南山趲，要往南山走一番。

〔殷梨花下。〕

第 四 场

〔刘秀上。〕

刘 秀：（唱）

适才迈步离皇城，天涯海外去逃生。

将身且把南山进，肚中饥饿难趲行。

土台上面来坐定，看看来的什么人。

〔殷梨花上。〕

殷梨花：（唱）

昨晚一梦大不祥，梦见黄龙将奴缠。

女梦黄龙生贵子，男梦黄龙做高官。

移动金莲往前趲，见一相公坐路边。

阳关不去抽身转。

刘 秀：姑娘，转来！

殷梨花：（接唱）

相公叫我为那般？

相公，奴家去得好好的，叫我转来做甚？

刘 秀：请问姑娘，手提何物？

殷梨花：麦仁膳，苦菜汤。

刘 秀：何不拿来大丈夫充饥？

殷梨花：你是我哥哥的大舅子！

刘 秀：姑娘，吃了你的膳给膳钱。

殷梨花：不嫌粗糙，待奴取来。（唱慢二流）

用手放下一菜篮，篮中取出麦仁膳，
本当递到相公手，旁人观见礼不端。
将膳放在土台案，有请相公把膳餐。

刘 秀：（唱慢二流）

土台接过麦仁膳，本人拿起观一番。
在朝吃的珍馐味，今日又吃苦菜汤。
咬紧牙关吃半碗，半碗留下送南山。
本当递与娘行手，旁人观见礼不端。
将膳放在土台案，有请小姐慢收藏。

殷梨花：（唱二流）

用手端过麦仁膳，将膳放在提菜篮。
转来面对相公讲，再与相公说一番。

相公，吃了我的膳，给我膳钱。

〔刘秀在怀内摸介。〕

刘 秀：哎呀！本人没有膳钱。只好封你一宫。

殷梨花：我自己都要做工，哪还请工！

刘 秀：不是那等之意，乃是三宫六院之宫。

殷梨花：（背介）听这人言语，好大的口气。

待我问他。（转身）相公，你是甚等之人，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刘 秀：姑娘，请听！（唱）

家住陕西长安府，皇城里面有家门。

爹爹在朝为天子，母亲东宫掌印人。
只因王莽篡了位，君不君来臣不臣。
你若问我名和姓，刘秀太子是我名。
这是我的真情话，并无虚言哄你身。

殷梨花：（唱）

拿着珍珠不识宝，沉香当作烂柴烧。
走上前去忙跪倒。

〔殷梨花跪介。〕

殷梨花：（接唱）

幼主跟前讨封号。

刘 秀：你先前骂道于我：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我就不封。

殷梨花：相公，你听错了。我说我哥哥是你的大舅子。

刘 秀：好一个丫头！铁还未曾打，就有钱赚。封，封，封啊！

跪上前来听封！（唱）

土台当作金銮殿，缺少文武共两班。
有朝一日登龙位，封你东宫把蟒穿。

殷梨花：（唱）

适才幼主加封赠，忙叩头来忙谢恩。
叩罢头来抽身起。（起介）

我问幼主哪路行。

幼主，你往哪厢而去？

刘 秀：我往天涯逃生。

殷梨花：我家后面有一藏龙洞，就在藏龙洞躲避，料那奸贼不能知道。

刘 秀：可好。请来对礼。

殷梨花：有礼相还。

刘 秀：一床锦床盖双龙。

殷梨花：龙对龙来凤对凤。

刘 秀：有缘千里来相会。

殷梨花：无缘对面不相逢。

刘 秀：小姐请！

殷梨花：相公请！

〔二人同下。〕

第 五 场

〔殷思道上。〕

殷思道：走哇！（唱八字调）

自幼生来命运薄，只有烧瓦过生活。

迈开大步南山过，不觉来此是。（扫板）

少待，来此已是南山。上山不歇，五谷不结。我来打个火，吃袋烟。

〔内打场面。〕

殷思道：内面打薨秧鼓的！把你的短面借下。

〔内白：不是短面，是场面。〕

殷思道：是。把场面借下，我唱出戏。

〔内白：一个人，唱的么戏？〕

殷思道：我看场面的，做场面的，我一个人唱的好戏。你们打得到打不到？

〔内白：哪么打不到？看角色打角色的。〕

殷思道：好，试下看！

〔内打玩猴戏过场。殷思道去抢锣槌。〕

〔内白：嘿！你怎么抢起锣槌来了？〕

殷思道：你打的猴戏锣鼓，我不抢锣槌；我猴子要跳死！再来。

〔内白：再来，唱出么戏？你在疯？〕

殷思道：表功？就唱《表功》。（唱南戏倒板转二流）

听说一言传铜马，吓得秦琼胆颤麻。

要劈雷将我的膀砍下，

要黄骠马将我两腿刷。

罢，罢，罢！

牵出黄骠马……，一见此马泪巴巴。

将马套在廊檐下，劈雷双铜手中拿。

舍不得此铜要几下，

临潼山救驾，

二九一百单八全靠于它！（扫板）

〔内白：殷思道，你还唱戏？你家没得安安送的！〕

殷思道：安安送的是么事？

〔内白：米呀！〕

殷思道：没得米要么紧，莫打我的西瓜岔！听到吓！（唱南戏一流）

殷思道在寒窑一声高叫。

〔内白：殷思道，你哪些喜欢？你连“刮骨熬”的都没得！〕

殷思道：“刮骨熬”是么事？

〔内白：油。〕

殷思道：没得油要么紧，莫打我的西瓜岔！听到吓！（唱南戏一流）

殷思道在寒窑一声高叫。

〔内白：殷思道，你哪么还在唱戏？你家里“哑口无”都没得！。〕

殷思道：“哑口无”是么事？

〔内白：盐。〕

殷思道：没得盐要么紧，莫打我的西瓜岔！听到吓！（唱南戏

一流)二

殷思道在寒窑一声高叫。

〔内白：殷思道，你还欢喜得很，你屋里“冬至数”都没得！〕

殷思道：“冬至数”是么事？

〔内白：酒。〕

殷思道：没得酒不要紧。我还要唱。听到吓！

(唱南戏一流)

殷思道在寒窑一声高叫。

〔内白：你还在唱戏，有个人跟你妹儿到你屋里去了！〕

殷思道：几个？

〔内白：一个。〕

殷思道：一个要紧。我妹招呼得到。我还要唱戏，心有吓！

(唱南戏一流)

殷思道在寒窑一声高叫。

〔内白：你还在唱，那个人到你房里去了的！〕

殷思道：什么？到房里去了？那我把家伙收拾，往屋里跑。

〔殷思道走圆场，到家。〕

殷思道：来此已是自家。待我喊叫一声：我妹儿哪里走动？

〔殷梨花上。〕

殷梨花：忽听门外叫。开门看分晓。

〔殷梨花开门介。〕

殷梨花：我道是谁，原来是哥哥归来。哥哥，请进。

殷思道：我不进来，在外面站着？

〔二人进门介。〕

殷梨花：上面有凳，请坐。

殷思道：我不坐着，挂起？

〔殷思道、殷梨花坐介。〕

殷梨花：哥哥归得家来，怒气不息，所为何来？

殷思道：就为你来。

殷梨花：与你妹何来？

殷思道：看着我的样来，哪个怕你不成？

殷梨花：有话请说。

殷思道：我在南山烧瓦，叫你早送早膳，为什么不送？

殷梨花：哥哥，我今日送了的。走到中途，遇着个伙儿小。

殷思道：小花子。

殷梨花：他骗我的膳吃，没有膳钱，着你妹儿两条子打成三截了。

殷思道：头一截？

殷梨花：头一截他飞上天了。

殷思道：飞上天了，哪不是神！二截呢？

殷梨花：二截飞下地去了。

殷思道：那是个怪，飞下地去了！三截呢？

殷梨花：飞到你妹儿房里去了。

殷思道：吓！你在家中做的好事。眼睛鼓大些，耳朵扯长些，

听为哥子的咒你！（唱二流）

站在堂前骂高声，太骂妹子不是人。

我在南山苦不尽，你把麦膳送别人。

越说越说心恼恨，手执家法打……（扫板）

殷梨花：打呀！

殷思道：嘿！打也打不下，打来打去是自家。有毛的，东瓜花；无毛的，西瓜花；摇摇荡荡，苦瓜花。山东郑子明，眼睛是个萝卜花。鲤鱼跳龙门，跳得水翻花。戊辰己酉年，饿得我眼睛花。花儿红，燕儿花。红也是花，绿也是

花。赌博的爱鬼法，打牌的爱知法，江西老表卖棉花。管你三七二十一，不打了。

殷梨花：不打了？我还要咒你呢！

殷思道：你咒我何来？

殷梨花：你把眼睛鼓大些，耳朵扯长些。听为妹的咒你！（唱二流）

站在草堂骂高声，大骂哥哥不是人。

你到南山烧砖瓦，天天都要唱戏文。

越说越说心恼恨，手执家法打……（扫板）

殷思道：打呀！

殷梨花：嘿嘿！莫耽搁我的时间。

殷思道：你要打我？我要打你的面罐。

殷梨花：为什么事要打面罐呢？

殷思道：免得你坐在家里弄些麦仁膳给别人吃。

殷梨花：你敢打！

殷思道：我就打了它！

〔殷思道打面罐介。〕

殷梨花：好哇！你打我的面罐，我要打你的酒罐。

殷思道：你敢打

殷梨花：我就打了它！

〔殷梨花打酒罐介。〕

殷思道：好，面罐也打了，酒罐也打了。我要分家。

殷梨花：分家就分家。

殷思道：被窝是我的。

殷梨花：是我的。

殷思道：我背被窝去。

殷梨花：哥哥，我做了个灰面老虎在被卧里的。它咬人！

殷思道：咬人我也要搬。

殷梨花：哥哥，搬不得！

殷思道：搬不得也要搬。

〔殷思道下，搬被卧复上。刘秀藏在被卧内动弹。〕

殷思道：嘿，在动！

〔殷思道伸手欲扯开被卧，殷梨花拦介。〕

殷梨花：哥哥，扯不得！

殷思道：扯不得我也要扯。

〔殷思道扯开被卧，刘秀闪身站到殷梨花背后。〕

殷思道：妹妹，你哪里有两个脑壳？

殷梨花：哥哥，你一个，我一个，不是两个？

殷思道：妹儿，你怎么两双脚？

殷梨花：你一双，我一双，不是两双？

〔刘秀跟着殷梨花转，后坐中场。殷思道欲打刘秀，殷梨花拦住。〕

殷梨花：哥哥，打不得的。他是个天子。

殷思道：说什么，是个颠子？

殷梨花：哥哥，他是个皇帝。

殷思道：看他白花白净的，一点都不黄。

殷梨花：哥哥，他乃是刘秀太子，是一朝人王帝主。他给妹儿封了一个宫，要他跟你封个臣。

殷思道：什么？跟我封个神。跟我封个五谷神，我好吃饭。

殷梨花：哥哥，乃是君臣之臣。

殷思道：妹儿，等我试试看。（唱）

左边打起朝王鼓。

嘿！妹儿，搞不成。没有朝王鼓。

殷梨花：没有朝王鼓？不要紧。把升子代替一下。

殷思道：将就一下。（唱）

左边打起朝王鼓，右边撞起景阳钟。

妹儿，又搞不成。

殷梨花：么样搞不成？

殷思道：没有景阳钟。

殷梨花：把鼎罐盖盖打几下就是。

殷思道：好！打鼎罐盖。（唱）

左边打起朝王鼓，右边撞起景阳钟。

头上正正乌纱帽，

妹儿，没有乌纱帽，搞不成。

殷梨花：没有乌纱帽，不要紧，把个斗笠箍箍戴一下就是

殷思道：要得。（唱）

左边打起朝王鼓，右边撞起景阳钟。

头上正正乌纱帽，身上又抖袞龙袍。

妹儿，没有袞龙袍，搞不成。

殷梨花：有条裤子你披着就是。

殷思道：裤子披得的？

殷梨花：披得的。

殷思道，好，披得就披着。（唱）

左边打起朝王鼓，右边撞起景阳钟。

头上正正乌纱帽，穿上又抖袞龙袍。

手里拿的朝王笏。

妹儿，没有朝王笏怎么成？

殷梨花：没有朝王笏，打谷的括板拿着就是。

殷思道：要得。（唱）

左边打起朝王鼓，右边撞起景阳钟。

头上正正乌纱帽，身上又抖袞龙袍。

手里拿的朝王笏，脚上缺双粉皂朝。

殷梨花：打赤脚。

殷思道：（接唱）

走上前去忙跪倒，幼主跟前讨封号。

刘 秀：（唱）

坐在堂前将你封，尊声兄长记心中。

我若日后登宝殿，

封你皇亲国舅在朝中。

殷思道：（唱）

一听幼主来封赠，忙叩头来忙谢恩。

叩罢头来抽身起，忙把妹子问一声。

妹儿，昨日我在长街过，看见门板大的告示，斗大的印子，
要捉拿刘秀太子，这如何是好？

殷梨花：我们后面有个藏龙洞，把他藏在里面就是。

殷思道：藏蛇洞。

殷梨花：刘秀太子是天子龙孙，他藏在里面，不就是藏龙洞了！

殷思道：要得。白天，你跟他造饭，晚上我与他同眠。

殷梨花：我与他同眠。

殷思道：我与他同眠。

殷梨花：哥哥，我小些，你大些，还是我与他同眠。

殷思道：好，就你与他同眠。我送他去。

殷梨花：我送他去。

殷思道：好，就你送他去。太子请！

刘 秀：兄长请！

〔殷梨花、刘秀下。〕

殷思道：我也跟着去。

〔殷思道下。〕